

吳玉帥遊川

楊 森

曾統貔貅百萬兵，時衰蜀道苦長征。疏狂竟誤英雄業，患難偏增伉儷情。楚懷悲歌離不逝，巫雲淒咽雁孤鳴。匈奴未滅家何在，望斷秋風白帝城。

——吳佩孚入蜀詩

章君毅、李寰、畢澤宇三先生在中外雜誌談吳佩孚，都寫到我，不禁引起我對吳玉帥遊川往事之回憶，茲將曩日所記吳子玉先生遊川情形整理如下，以饜中外讀者。

民國十六年七月十四日清晨八時許，我在四川萬縣李家花園二十軍軍司令部辦公，突接本軍駐興山部隊賀國權旅長緊急電報稱：吳子玉（佩孚）先生偕少數侍從衛隊，已安抵馬良坪，職曾親往歇馬河面謁，渠欲求來川一游，可否、請示辦法等情。我接電後，思維再四，以為若以敵我之義言，則應誘之成擒，以弋崇封厚賞。在我言，則以吳玉帥與我，有舊日袍澤關係，何能於其日暮途窮之時，不許其在青天白日之下，為一合哺鼓腹之民。遂決心一面派員歡迎，一面將其狼狽窘況電呈蔣總司令，陳明作東道主純出私誼，如有軌外行動，願向中央擔負完全責任。當即遣派第一師長白駒，及前四川財政廳長熊煜，星夜乘輪馳赴興山界嶺，代表歡迎，面達暫以白帝城作為行館之意，並令賀旅長嚴密護衛，不得稍有

疏忽。

七月某日，我偕內子暨本軍師旅長及眷屬多人，由萬縣乘艦直駛巫山界嶺。此地為川鄂兩省邊界接壤處，據土人云：交界處草木各面向本省而生，界劃分明，政治區畫與天然景象，能巧配合，洵自然界奇觀。我與內子等一行歡迎男女人員，佇立迎候約一時許，吳玉帥張夫人乘肩輿到，我趨前向玉帥握手致敬，並敘離別之情。吳面容雖略帶風塵，而神采奕奕。內子亦與張夫人相見，備道沿途辛勞及招待不週之意，並各介紹歡迎者，一一向玉帥伉儷行禮。旋即就地進餐，餐畢，同登原艦，向白帝城進發。入瞿唐峽，峰迴水湍，碧落一線，風景優美，為三峽冠。遙望四川怪傑鮑超爵帥捐修以便利行人之崎道，皆沿山半闢築，易羊腸鳥道為康莊大路，鬼斧神工，令人歎絕。我與玉帥同坐船舷，欣賞沿途景物並為說明峽中川漢鐵路預定修築之路線所在，及何以中道停頓之原因，均各嗟歎一簣功虧之可惜，正談話間，瞥見白鹽赤甲，已在目前，而浮沉江

心砥柱中流之瀟瀟堆，亦巖然在望。

艦過瀟瀟堆，直駛白帝城，即下旋於此。我與內子陪同玉帥伉儷，直趨永安宮行館，並囑副官處，妥善招待隨員侍從。蜀中廣記云，水經曰：江水又東逕永安宮南。註云：劉先主終於此，諸葛亮受遺命處也。其間平地可二十里許，江水迴瀾，入峽所無，城周十餘里，背山面江。又云：白帝城，公孫述所築也。東觀漢記云：白帝城，舊名魚復，公孫述見白龍入井，以為應己之祥，改為白帝。白帝城名稱之由來，史地上可考見，大約如此。是夕余夫婦正式設謀為玉帥伉儷及其隨員畢澤宇等洗塵，暢談諸葛武侯吞吳滅魏竟成遺憾，蓋由天意，非緣人力。陳壽三國志諸葛亮傳謂武侯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係以成敗論英雄，純出一人私意，非公評也，玉帥頷領其首。斯時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國府已奠鼎金陵，吳公高風亮節，既不願屈居租界，寄人籬下，又不屑憑藉國際勢力，滋長內亂。況天命有歸，人心所向，勝負已成定局，盈虛宜知消長。因此此意乘

間婉陳吳公，當即通電各方及川中將領，告知來川係屬游歷性質，優游林泉，不聞理亂，以表明心跡。我更將此誠摯，轉電中央，冀紓西顧之憂。所謂：明人不做暗事，顧沛仍謹大節，吳公有焉。由外傳一切謠諑，謂我掩護吳公，含有若何用心，事實勝於雄辯，遂即煙消雲散。久之，吳公又堅拒日本第一遣外司令荒城二郎少將及海軍駐滬特務機關長佐藤秀大佐之款械接濟，消息傳徧中外，益知吳公早已倦飛知還，不復有東山再起之意，更昭然若揭。

白帝城距四川奉節縣治十五里，雖云只是歷史名蹟，而非政治上重心，然以地居全川咽喉，舊友故吏，時來探候起居，縱係全屬私情，終恐引起誤會。兼以中原新定，各方多謠，難免無事生非。吳公為貫徹不聞理亂息影林泉之決心，再三與我切商，願遷地為良，擬先往萬縣，盤桓短時，徜徉名勝後，前赴大竹隱遯。我以吳公態度，光明磊落，的是英雄本色，極表贊同。某月某日遂以專輪，恭迎吳公至萬縣，招待於西山公園附近之李氏別墅。其地後枕太白巖，為唐詩人李白讀書之所，曾有「大醉西巖一局棋」之句。前隣流杯池，為宋詩人黃庭堅與宋萬州太守魯有開修禊流杯雅集賦詩之地，並有魯直西山留題石刻，及漢壽易實甫賦詩鑄石諸名蹟，吳公居此，晨夕散步其間，詩興大發，與我前派駐洛陽代表劉泗英，秘書長楊裕昆，前四川省檢察廳長黃綬，及縣中名流劉貞安、譚以大、熊煜等唱和，吟詠甚多，附庸風雅之士，聞風興起，來請吳公贈詩及法書者，絡繹不絕。吳大帥之盛名，反被「吳秀才」之清望所掩。歐陽修所謂彼此一時，亦各

因其勢而然，豈不信歟？萬縣市，前在臨時執事府時，根據中英馬凱條約，已闢為萬縣商埠。時余兼任萬縣商埠總辦，開闢馬路，徧於全市。並築中山大橋於宇溪之上，以溝通城區及南街兩岸交通，使其聯成一氣。另設公立圖書館，購四庫全書珍本，及古今中外圖書數萬冊，度置其中，以便瀝覽。並有商品陳列館、通俗講演所、慈善院、工人習藝所、市立醫院、北山公園、西山公園等各項建設，以壯市容。余於天朗氣清之時，聞陪吳公偕劉泗英兄游歷市區參觀各文化慈善機構，過南津街一帶，我指英艦科克捷夫威謹於民國十五年九月五日，為浪沉民船，曾抗議，英方用炮艦政策，敲轟萬縣市區之創痕未修復者以示吳公。吳對我不畏強寇衛國保民之精神，深表讚許。行至雞公嶺倒扳黃桷樹下，我即指荒塚一叢告知曰：此余發現朱德運動我十四師某營叛變槍斃官兵二十三人之叢葬場也。吳公盛讚余為反赤救國之英雄。我則深以當日未將朱匪一併駢戮，錯過機會，致貽後患為可惜。

吳公小住萬縣未久，以其地稍僻八方，非退隱之人所宜久居，為避免塵囂，專心習靜，自以入山惟恐不深為好。一日渡江游岑公洞，壁上鐫有陸放翁詩，有「水作珠簾月作鈞」之句。另有石碑，記載岑公名道願，江陵人，避隋代大業間征遼亂來萬縣，流寓於此。吳公觀碑，欣然曰：吾亦欲作噴噓做煙霞客，以步岑公之後塵耳，遂囑余為擇適當修養之所以居。細思本軍成區濱江各縣，輪運頻繁，頗涉繁囂，隱非所宜。惟白駒師長所駐之大竹縣，地介川東川北交界，山水清嘉，林木蒼鬱，堪供游憩。兼白師長為余前派赴界

嶺歡迎吳公之代表，與吳較為熟諳融洽，便於招待。於是遂囑白迎護吳公暫住大竹修養，本人供應招待費用外，並由吳公舊日友好之川軍將領，隨時饋贈米炭敬禮，生活費用，尚不感缺乏。惜以當此前後二三年間，我的成區，曾經過三次重大事件。一為國共破裂我奉蔣總司令命，率所部馳援武漢清黨，有仙桃鎮之役。一為本軍郭汝棟、吳行光諸部倒戈背叛，幾搖根本，幸獲危而復安。三為劉湘聯合有關各軍，壓迫下川東，囊括我的成區。我正全力應變，鄧錫侯部將羅澤洲師長遂有乘間佔繳吳公衛隊槍械之事發生，吳公不得已於十七年移住劉存厚綏定成區之檀木場玉山，旋遷河市壩大興寺，由劉氏盡其地主之禮。自後吳公在該地盤居，優游歲月，賓主至為歡迎，民衆對之，亦優禮有加。

民國十九年，汪兆銘在北平召開擴大會議，馮玉祥陳兵豫陝，抗命中央。我會迭電國民政府主席蔣公，請纓討逆。蒙蔣公先後在南京及隴海路前線柳河列車行營，召見本部駐京代表李寰，指示二十軍應由川出陝襲馮軍之背，以與隴海線上中央軍配合，使其腹背受敵，藉收夾擊之效。我正遵照指示，準備一切。適有人向中央建議，謂吳子玉與馮煥章宿怨甚深，彼此勢不兩立，各欲得而甘心。若中央能邀請子玉入京，備樞府討逆諮詢，既可以表示中央對昔日政敵，寬大優容，收化敵為友之效。亦可利用吳馮矛盾，以吳制馮。最高當局採納建議，一時盛傳吳子玉將與段芝泉先後晉都，受政府崇高之禮遇。未幾，段合肥游白門，蔣主席且以師禮事之。一日，蒙蔽委員會委員長馬福祥先生，在其香舖營私邸議集四

川各軍駐京代表，本部李代表，亦在被邀之列，馬氏即席語諸代表，謂孔部長祥熙云：極峯意欲延請吳子玉先生入京備顧問，希望川軍各將領，予以妥善之照料，使其易於成行，早日抵京。尤其切託李代表轉電楊子惠兄特加協助，因其與玉帥之關係不同尋常，故對之期望尤殷云云。當由李代表轉電我；我亦據情轉電吳公，請其早日命駕，如有所需，當為盡力準備，並分電川中袍澤之與吳公有舊誼者，共籌合力促其實現之方。未幾，又接李代表電稱：蔣主席會召譚寶及甫（劉湘）積（劉存厚）晉（鄧錫侯）頌（田頌堯）各部代表於中山陵園官邸。即席指示：中央意欲延請吳子玉先生來京，共策國是。曾以此情囑孔庸之（孔祥熙）馬雲亭（馬福祥）楊暢卿（楊永泰）轉達各同志，想已知悉。現我已派杜錫珪乘兵艦赴宜昌迎候吳先生，希各同志即電子惠、甫澄、積之、晉康、頌堯諸兄，就近妥為協助，俾早成行。更盼子惠特予以助力，促其迅速揚旆東下等語。我當即轉電綏定吳公，詢其首途確期，以便電覆蔣主席，及為準備一切。不知如何，吳公行抵萬縣境內，為劉湘部師長王陵基所阻，無法晉京應命，迄今耿耿。

駒光易逝，轉瞬已為民國二十年春，余之二十軍全部，已轉移至渠縣廣安一帶。廣安縣為我桑梓所在，特邀吳公由宜漢之下八廟啓節游廣安，以敘離懷。五月三十日抵廣安縣城，我率部屬及地方紳著名流郊迎，曾舉行小規模之茶話會表示歡迎。吳公簡單致詞，對地方一般市政建設及街市之清潔整齊，備致讚揚。且云：禮記說入其國其教可知，余於子惠領導之家鄉建設，突感與

進，可以見之。午後游廣安縣立中學，即前清紫雲書院舊址，吾鄉聞人蒲殿俊、顧懋、胡駿諸先生講學處也。其流風遺韻，父老侍游者，為吳公面道頗詳。吳公云：顧巨六，是擁護洪憲皇帝有名人物六君子之一。蒲伯英，是辛亥革命四川保路同志會的領袖，曾任內務次長及北京市政公所督辦。胡葆蓀，則是盡力倡修川漢鐵路的發起人。連同子惠老弟，我俱與之有舊，貴縣真是人文鼎盛云云。語畢，吳公即在廣安縣立中學校歡迎會上，講演「教育之體用和禮教的功效」，強調三綱五常五倫八德對國家民族的重要性，聽眾至為感動。六月五日，又應廣安吳氏宗祠歡會講演，吳公即席演說指陳吳氏係泰伯後裔，為周天子宗親，其後夫差立國，世胄繁衍，代有達人。蓬萊之吳，與四川之吳，同為姬周之胤，應本血統共同之誼，遠近合作，敦睦宗誼，以謀子孫教育之發達，於國家宗族有所貢獻云云。會畢聚餐，盡毫侍宴，縱談地方現情，盡歡而散。次日余偕胞弟懋修、傳三陪公往游靜邊寺謁家父母墓廬，其地名鐵碑墳，堪輿家言，謂其脈真穴正，山水明秀。實則地為余弟懋修所自的，並未詢及青囊術士也。吳公於疑龍葬經，亦有心得，言下對墓地亦頗首肯。翌晨，即抵余出生場鎮之鎮臺寺。寺為清初某法師所建，廟貌崔巍，氣象雄偉，不類一般蘭若。寺前樹立整石獅子二個，每個高近二丈，雕刻之精，設計之巧，為近代藝術家所不及。聞其開山得石，石質異乎尋常。運輸方法，則純用木棍尺寸攪動，與滑車拉捧，竭數月之力，始將其石料運至寺前，雕刻又費二年餘，蓋前後歷三四年而功竣。吳公觀此偉構，歎為鉅觀

，所歷南北各省名刹，亦未見此奇跡，欽羨不已。下午參觀龍臺寺公立兩級小學校，校長會開一小規模之運動會，歡迎吳公。男女學生表演各種競賽活動，不僅精神抖擻，動作活潑，且其秩序井然不紊，嚴守運動規章，皆非其他各處學校所能比擬。吳公大加稱道，向小學生說：你們要向鄉先進楊子惠先生酷嗜運動發皇事功的精神學習，自然有其前途。諸生一致鼓掌，我則欣然，遜謝不置。

次日由龍臺寺至蕭家溪之冲湘寺一游，船抵渠縣，余部將領楊漢城、夏炯、楊幹才、羅潤德，參謀長朱璧彩、副官長向廷瑞，及縣中父老等數百人，皆鵲候江干，趨前分向吳公致敬，當承慰勉有加。旋赴金禪寺遊覽，山僧以素齋進，其品目為炸茴香菜、江米麵藕、粉蒸荷葉豆腐、十景蓮子羹，烹調優美，技術與眾不同，吳公大加稱道說：余足跡徧南北東西，不意在此窮僻鄉壤中，有此口福，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信然。進餐畢，楊夏諸將領，多呈紙乞書，以作紀念。吳公為書岳武穆滿江紅詞及文信國正氣歌諸作，書畢，宿金禪寺中。翌日晨光熹微，我與諸將送別吳公於渠縣之八濠山。其地為三國時張桓侯敗張郃處，山中巖石，刻有「漢將軍飛大敗張郃於八濠立馬勒銘」數字，吳公佇觀甚久，始與余話別！偕隨行人員，取道順慶潼川赴成都。

中外雜誌內容
精彩百讀不厭